

正信的佛教

圣严法师讲述

佛教的典籍真是难懂难读的吗

这个问题应当分做两面来讲：一面是否定的，一面又是肯定的。

现在的一般年轻人，都在诅咒佛教典籍的难懂难读，那是由于他们看的佛书太少，同时也没有看到大部的佛经；比如大般若经、大涅槃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他们可能从未见过，至于阿含经，看的人就更加少了。其实，如果真想看佛经，应该先由阿含经看起，接著看法华、华严、涅槃、般若，那么，我敢保证他绝不会觉得佛教的经典比耶教的新旧约更加难懂而更加使人厌烦。许多人以为耶教的新旧约浅显易读，其实，基督徒中，很少有人曾经把旧约读完的，一般他们所谓的查经家，只是教人翻前倒后地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如果真的一口气读完旧约全书，如他不是职业的教士，不是盲目的附从，并且也不是另有目的，那么，他对信仰即可能发生惊讶和动摇。然而，如想读完全部旧约，实在是一种精神的虐待。不过，新约中的四福音，的确是比较易读的，四福音中也只有马太福音写得最好。

佛经的特长是每以故事体裁的文学笔触，写出佛教的思想与境界——善用形象的描写及比喻来表达抽象的形上理境，所以，胡适以为佛经的翻译作品，要比中国的古文——骈体文率真得多，他说：‘因佛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相勉。’又说：‘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小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学影响的却要算金刚、法华、维摩诘三部。’胡适尤其推崇维摩诘经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又说：‘法华经虽不是小说，却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其中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寓言，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影响。’又说：‘佛所行赞经，乃是佛教伟大诗人马鸣的杰作，用韵文述佛一生的故事’，‘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财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演成一部长篇小说。’（以上均见‘白话文学史’第九及第十

章) 我们知道, 胡适并不信佛, 他对佛法的见解, 我们无法苟同, 但他是近代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 他却以为佛教的经典富有语体文学的崇高价值, 那么试问: 佛经是否真的难以读懂呢? 除非你老早存有成见, 否则你当不致于点头说‘是’。

然而, 如果读到大小乘诸家的论典, 那就真的要使你大伤脑筋了, 特别是大小有宗的论著, 那些陌生名词, 那些精密结构, 那些深邃思想, 若非有了相当高的佛学素养, 看了便是仿佛是看的‘天书’, 纵然是学佛数十年的老佛教徒, 如果不曾有过哲学思考及科学方法的训练, 也只能望书兴叹而已; 正像以一个‘武侠小说迷’的读者, 突然去读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 保证你也同样地不得其门而入。那么试问: 这样情形的佛典, 应该要它呢还是不要呢? 除非你仅是一个下层文化中的成员, 否则你当不致说一个‘不’字。

许多人以为耶教的书容易读, 其实, 如果跑进他们的神学——经院哲学中去看一下, 你也会觉得不知所云的, 中古时代的耶教教士们, 为了所谓‘谋天启与人智的调和’, 而将神话套上哲学的外衣; 为将一切的问题, 全部纳之于天主的权威之下, 所以要称哲学是神学的奴婢, 以致弄得迂曲不经, 支离琐碎, 烦杂之极, 并且也因此有了烦琐哲学的赐号。

今日的佛教文章难懂的问题, 我想那是出于少数人的作风而来, 比如有些食古不化的‘佛学家’, 硬是生吞活咽, 患著思想的胃肠机能障碍, 他们看书不经过大脑, 便将书中的文字, 断章取义, 东抄西摘, 凑成他们自以为是的文章, 这样的文章, 连他们本人也没有弄得明白, 到了读者眼下, 当然要‘不知所云’了。不过, 据我的考察, 类似的文章, 目前已经逐渐地少了, 因为那些‘博古’而不通今的‘佛学家’, 已到了自知‘退休’的时期。

至于思想性的佛学论著, 那是供给研究用的而不是通俗用的, 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写得像西游记和水浒传一样, 虽然近代的日本佛教界, 已在试用西洋的哲学名词表达佛教思想, 但也不能全部西洋化, 否则便不成其为佛教而失去了佛教的面貌。

总之，若从传播的方式上说，佛教是绝对赞成艺术化或通俗化的；若从研究其思想理论上说，佛教是不能不深邃化和精密化的。所以，我们固然要提倡通俗，却不该咒诅难懂。